

合
詩經正解
桑扈之什
世一

仁
505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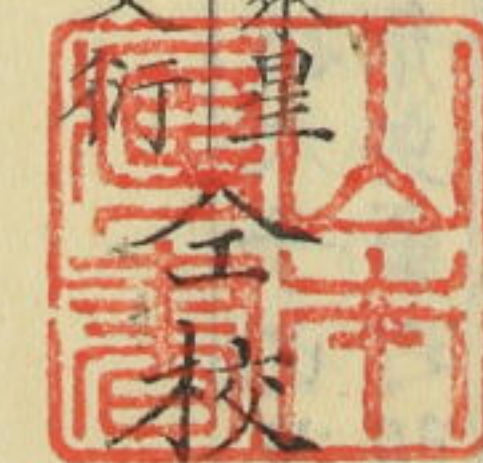
同會
攻印

明
號
卷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一 小雅

門人

張魁聚
李宗洙又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石

彙輯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瞻彼洛矣章

傳瞻彼洛矣諸侯所以美天子也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

善罰惡焉

全首此詩因會諸侯而講武也。蓋洛水之至本為朝會。而詩意則重講武一邊。文勢雖三平。還以首章為主。須重以作六師一句。惟六師既作。已測潛消。此萬年之家室邦家所以保也。而君子之福祿為益固矣。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意各互見。須于缺處補之。言講武而各先言洛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願說。劉上玉云。按疏義。次章申韎韐有奭之意。而致其祝。末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則嘗講于二章補福祿。末章補講武。真不必也。更參之。舊說云。會同因講武而舉。不知周公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所。非為講武設也。不可依。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音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音韎韐

有奭

音

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韐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

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師也。
起六師也。

合參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若謂國家以久安長治為慶。君子以思患預防為先。若今日洛水之會。足多矣。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而深廣。我成王所卜而宅。周公所相而營。蓋據六合之上游。會四方之形勝者也。我君子至止于斯也。以一人而朝群后。合天下而奉一人。人心不改。天命用凝。福祿之積于躬也。不如此乎。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戰。我君子不以一時之治安為慶。而以安危之倚伏為虞。乃釋衮冕之服。御韎色之韐。奭然而鮮明。予以振作六師。習其手足。不致扞格而難操。鼓其心志。不致相安于偷惰。固不慮武備之日弛。而久安長治之策。將在是也。如茨之福祿。不其永保乎。

柳講此章美其厚集于福。而猶大振其威也。至止自鎬京而來。此有布德振威之意。就朝會說。未及講武。福祿亦就朝會上見。蓋朝會便

見人心大順。人心大順。即天命所由凝。故福祿之厚如茨也。末二句。是講武時事。見其安不忌危。治不忘亂。乃所以久其福也。韜韞也。蔽膝之衣。稱乎冕者也。註引周官韋弁云者。証韋為兵服之意耳。作弁看則非矣。作六師者。恐其紐于治安。而振起其果毅之氣也。如訓練行伍戰陳之法。肄習坐作進退之方。皆講武中事。作字重。周道尚文。國家之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泰寧。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故天子親御戎服。身自振勸之。直欲潛消天下不軌之心。陰鼓天下萎靡之氣。若只訓練閑習。則自有大司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張皇矣。○荆川云。至止就是講武福祿就講武上見下二句正言講武之事。以發福祿如茨之意。做弦依此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

補頂

琫

音

有

秘

音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韞容刀之韞。今刀鞘也。琫上飾。秘下飾。亦戎服也。

合參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足以壯帝都之形勝矣。我君子而至止于此也。朝群后以講武事。不特韞韞有奭已也。且見夫委然而下垂者。雖也。炳然而外飾者。琫與秘也。服是服也。則有以振其烈。昭聖武肅天威。令六師竦心于萬乘之威靈。非特今日之家室為無虞也。殆必于萬斯年。保此家室于弗替。是今日之講武固國家無疆之休也。不將與洛水而同其永清哉。

析講此章。美其昭大武而保大業也。琫瑀之上飾。玉為之。秘瑀之下飾。玼為之。玼。蜃甲也。天子玉琫而玼秘。諸侯盪琫而瑀秘。大夫鐻琫而瑀秘。士瑀琫而瑀秘。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寔理。不作祝願。萬年句連下。只當一亦字看。亦不作壽家室。指天下言。天子以天下為家室也。非子文。推王者大勢而言之。則以天下為家。都畿為室。既以大公為心。而封建列辟矣。而又立司馬之官。設六師之衆者。蓋據內重以制外輕。不獨以備威儀也。舉我周形勢而言之。則以東都為家。豐鎬為室。既以憑險為居。而據有天府矣。而又營嵩洛之都。定溼澗之制者。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獨以均道里也。講家室處氣象甚闊大。

詩

經

賦

卷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叶卜 工反

賦也同 猶聚也

合參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有以起萬國之朝宗矣我君子而至止于斯也會群侯以講武事不但福祿如茨已也且見赫濯聲靈有以率玉帛珙球之盛奮揚威武有以集山川清晏之祥而福祿之來也則既同矣享是福也則有以固其基但見治不忘亂而亂不生非特今日之家邦為允輩也殆必于萬斯年保此家邦于不拔是今日之朝會固國家長久之福也不將與洛水而同其終始哉夫時當積弱而一示其振厲之威世值承平而大奮其英明之氣東都之會真得保泰之道者矣

抑講此章美其萃大慶而係大業也福祿自人歸言以一人而係天下之心是以一身而萃天下之福也蓋圖安于未危則危可以不作故萬年保其長治其在今日則一時之治安其在他日則萬世之治安一時治安是一時之福祿萬世治安即萬世之福祿俱就講武上見若狃于治平錯兵不用一旦有急衛士不能授甲太平其能久乎○天子之家邦一在鎬京關中擁險峻函之固溼潤之帶川嶺盤錯之地夙稱大府天子之家邦一在洛邑東都稱勝于道里為均于貢賦為便風濼水聚之區素號宅中講家邦須與室家有別

瞻彼洛矣二章章六句

洛都天下之中而亦四方必爭之國也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都必先受兵夫是以講武于此則不但有以據天下之形勢而亦有以消天下之奸宄不但有以消天下之奸宄而更有以結天下之人心是扼吭拊背之術有關於天下國家者豈夫微哉○定宇陳氏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祿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虞如晉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自周而後天子宿重兵于京師若期門羽林折衝果毅以及神策六衛亦得先王六軍遺意而久之漸替

其季也。禁衛雖設。而隸其籍者。率多市人。遇小警。即不能受甲。嗚呼。豈非作之未得其道哉。○武靈王戎服騎射。而趙之霸速。曹丕着縹紱半袖。而魏之帝遲。乃知鞞鞞二字。詩人下得有義。味不徒為服飾之間。夸壯麗也。不然。陞戟而延士。兢修邊幅。遂失天下豪傑之心。豈獎勵我行之道乎。

○裳裳者華草

傳裳裳者華。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全首前詩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詩天子美諸侯以德須以首章心寫為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此却含得下文

文章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譽處之故。蓋朝廷福祉。嘗懸之以待文章威儀才德之士。而之子備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要點出洛水朝會。方有關合處。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譽處也。二章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福慶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也。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只須平平說去。○舊說因興賦二字。遂作三章分上。是興其來朝之可美。下是表其才德之兼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疊疊贊美。歸到才德上。纔見天子之心。寫有自。

裳裳者華其葉湑湑

上聲

兮我覲之子我心寫

叶想與反

兮我

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隸也。湑盛貌。覲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湑然。

而美盛矣。我觀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合於此天子美諸侯之詩。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若謂國莫盛于人文。人莫美于才德。使有以煥上國之光。效王家之用者。皆君心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也。我來朝之諸侯。何如哉。彼裳裳者華。則其業潛然而美盛矣。况君子來同于洛水之上。我得見之。則仰于昔者。慰于今。我心殆頓寫而無留恨矣。夫君臣相得自古為難。今君子能使我心之傾寫如此。則上下交而名聞流明。良會而爵位顯。其有譽處也宜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來朝而得君之心。下言因有以成其休也。總重君美臣上。興至四句止。華榮則業盛。臣觀則君悅。興意大段如此。我觀之子。要說得與上篇相關。寫是傾心無餘意。是以二字。根心寫來。譽者來朝得君之名。處者永保祿位之意。就已然說。觀註宜字可見。此專自得君言。與蓼蕭兼承燕飲說稍別。○一說。洛邑一朝而得觀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慰求治之心。故傾倒肺腑。而無復留

恨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合於然其寫我心。而有譽處者。豈無所以致之哉。裳裳者華。則其色之黃。以芸然其盛矣。我觀之子。于洛水之上。則見其和順之積。發為英華之美。而形諸威儀文詞者。皆煥然可觀焉。不其有章矣乎。夫章者德之顯也。福者德之致也。惟其有章矣。是以君心格而祿位可永膺。君寵嘉而顯榮可長保。此其福慶將無同于福祿之茨矣乎。

析講此章興亦至四句止。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文章。只泛以朝會時威儀文詞而言。蓋雖講戰伐之事。猶有縉紳

之度也。如湛露之豈弟。蓼蕭之龍光。采芣之匪紆。皆是疏義亦云。文章者德之見于容貌者也。貼我觀甚確。時說兼事業言如黼黻皇猷。輝煌治道等語。欠安。有慶不過享有爵位而已。如車服以庸。錫馬蕃庶。皆是或指上章之譽處說亦無妨。是以維其。繫相叶應。維有章斯有慶。且非出于倖致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

四駱六轡沃若

駟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合參裳裳者華。則或黃或白。極其威矣。我觀之子于洛水之上。但見駕車有馬也。則駟服備色。而有四駱之乘矣。其乘之以四駱也。轡以馭之。則六轡沃若而柔順矣。夫是儀衛之盛。固足以壯天朝之偉觀。而等威之隆。亦足以昭侯度之慎飭。是何如其可美者乎。

析講此章依疏義以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蓋反其意以為興也。亦興至四句止。一云興至末者非是。車馬威儀不平。威儀即就車馬上見。即儀衛也。四馬六轡。亦是常飾。惟四馬一色。六轡柔如。升車御馬之間。操縱有節。疾徐有度。一本于忠敬之所形。即馬之齊。可想見不忒之儀。轡之柔。可想見匪傲之度。是馬與轡。亦若載其彬彬之雅以出之。所以可美也。

左叶祖之左同之君子宜叶牛之右叶羽之右同之

君子有叶羽之維其有同之是以似叶養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言參然之子也。不特文章威儀之可美。而且才德之可觀。彼人之局于器者。宜于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右。未必達之左也。惟此君子允文允武之畧動。而日章有餘。有為之用。顯而自著。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宜。所以處乎左者。施之而各當也。右之右之。而右無不有。所以處

平右者用之而不竭也。然此豈襲取而強為之哉。蓋弘才碩德賦于天者獨厚。成于人者獨至。恢恢乎無所不有焉。是以資深逢源而形于外者。左宜右有。無不似其中之所有也。夫君子之才德無一而不可美如此。則我心輪寫而獲譽處之慶也。豈偶然之故哉。
柳講此章上四句言其有以用于外。下原其所以周乎用。按荆川云。上四句以設施言。俱是才德之形于外者。下二句以抱負言。是推其才德之蘊于中。故能如此也。時說俱以集註才全德備是惟其有之口氣。朱子倒解文法耳。首四句且勿入才德講。似不可曉。左宜右有。宜泛說不必端就講武言左之右之。是借用字面。見非一處之意。蓋庶務紛紛人多易亂。而君子大小常變處之各當。故曰宜庶務。多端人必易竭。而君子千變萬化出之不窮。故曰自。然非有心之宜安得有左之宜。非有心之有安得有右之有。故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所謂表裡相符者也。○上四句總是言其設施于外。而時措之妙如此。維其有之。有字以才德之在內者言。與上有字不同。所謂有是大抱負。有大蘊蓄者也。似之云者。即上左之四句皆似其所蘊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章

傳桑扈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全直通詩四章平看。只是箇頌禱意。一章言其德之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之足以統人。三章就平日在國言其德之盛而獲福。四章就今日在朝言其禮之恭而獲福。須以彼交匪敖之句為主。匪敖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只不戢不難。以此居功。即以此受福。故曰

樂胥而戢難即匪傲之在平日者也○荆川云首是祝以福次是祝以功即所以受福也然不可矜能怙寵故後二章皆以敬為受福之本此說意甚聯屬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萬邦之屏音受天之祜音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辭。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辭也。

合參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若謂福係于天。固無倖獲之理。而德在于人。自有招致之機。我丁來朝之君子。何以願之哉。彼交交桑扈。則有鶯然之羽。而文章之外見矣。况我君子和順積中。藹然可樂也。吾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而純嘏之錫。自昭受于冲漠之中矣。不有以

之祜矣。頌禱之辭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辭也。

受天之祜乎

析講此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樂胥。故受福。樂胥遂是因其在燕。而以可樂稱之。蓋指其愷悌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順。亦因是以洩矣。祜宜廣說。就諸侯身上發揮。重一受字。惟可樂則凝承有本。而祜之受也。非倖矣。○麟士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此以寔字為虛字耳。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言桑交交桑扈。則有鶯然之領。而羽儀若以自蔽矣。况我君子和順積中。藹然可樂也。吾知以盛德而膺重任。則萬邦之衆咸賴其藩衛之勲矣。不為萬邦之屏乎。

折講領有領袖意于屏字極為關合百鳥從之飛萬邦從之帥興義之顯切者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次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彩四張驚然可愛也萬邦單自小國言屏如扶弱抑強治亂持危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遮蔽使無外侮之患也玩註能為二字還是未然事故願其能如此蓋以一身而為小國之藩衛亦其功之可願也乃頌禱之意○方山云之屏是諸侯見成事皆任方伯連帥之職而文武惟其所用征伐惟其所事有以藩衛乎萬邦故美之此說亦可○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五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之屏之翰

叶胡見反

百辟

音壁

為憲不戢

音緝

不難

叶乃多反

受福

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

蓋曰豈不歟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合參且君子之在國也不特之屏焉能為小國之藩衛使無外侮之患抑且之翰焉能為小國之楨幹使無傾覆之虞凡此萬邦之諸侯為百辟者咸仰裁成而欽模範每事皆以之為法焉此其功大矣然人臣不難于立功而難于居功誠以功大者易以驕也彼則功高天下而守之以謙收斂不放豈不戢乎畏慎不肆豈不難乎君子之德盛如此則雖無心于福之多也而德之所在福自成萃之矣受福不既多乎

析講屏翰二字有別屏者捍衛之使無侵削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百辟即是所統之諸侯在屏翰之中者憲不必云法其屏翰之就修已治人附衆威敵各有其道說然亦不外屏翰中也重在我足以為憲上戢是收斂而不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驕總見其功愈大心愈小有是謙德以居功將見鳴謙貞吉而上不見疑下不見忌休徵之集自有多益矣○王者既借屏翰之力安定國家少有大度鮮不欲

保愛其功名共成盛事。然不知學問一味恃寵矜權亦覺難耐。果能謹守禮法謙抑小心雖猜主無所嫌疑也。詩以戢難為受福之本。真是全終持滿之道。若漢之博陸唐之汾陽俱業在社稷名齊天壤而一則愆貽示祀一則身名俱全豈非敬肆殊施誠為異致哉。是則鑒矣。○周自昭穆以後權已在諸侯故作屏翰憲百辟天子弱語耳。然審勢度變於一時亦有所濟。

兕觥其觶

音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

去聲

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觶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反福來求我矣。

合於然非但敬能自持己也。且有上交之至敬焉。試觀今日之在燕也。稱觶然之兕觥酌思柔之旨酒賓主酬酢上下兩忘。此其情通矣。然人臣不難于獲寵而難于居寵誠以情通者易以肆也。彼則寵極人臣而居之以敬于交際之間絕無傲慢之意而禮節之不亂矣。夫君子之禮恭如此則雖無意于求福也。而盛德之所在福自來求我矣。萬福不來求乎。是則願之以福以致頌禱之詞又本之以德以寓

勸戒之意。周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夫。

柳謙首二句不是空空說個爵與酒。有君臣交歡分無所拘意。彼交就燕時言匪敖重在心上看。君臣之間名分截然為臣子者曷嘗有欺傲其君之想。或謂功高者必矜。寵大者必侈。式微有恣肆之形。偶露于樽俎間耳。今群臣燕飲一秉謙敬屏翰之托。世世于茲豈不是萬福來求。上章末句自我受者言。此自福就我言猶云富貴逼人耳。

桑扈四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參之則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記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鴛鴦章

詩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傳駕鴛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序駕鴛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

全旨通詩四章一意。總是願其久享乎天休也。通章重萬年上。萬年是永久意。不作壽說。福祿人君之所固有者。是已然的。萬年是未然的。不宜以福祿壽考平看。首二章取駕鴛相依不舍。似有當乎福祿纏綿之意。末二章取興乘馬行地無疆。似有當乎福祿安貞之意。

駕鴛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叶牛何反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合翫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若謂帝王一身為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自有也。吾固無容祝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宜之于今也。殆必歷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宜而長聚于其躬矣。

析講此章興意。疏義云。鴛鴦于飛則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則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宜字猶相宜適當之謂。譬如此物與彼物相宜適當則兩物乃成相聚。若不相宜不適當則判然散矣。福祿宜之者宜之。順適安享意如諺云。該享此福一般。

駕鴛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叶筆力反

興也。石絕水為梁。戢歛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合參彼鴛鴦在梁則戢其左翼以並棲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今日能宜之也。殆必歷萬年之久。君子與遐福相宜而長享乎福祿矣。

柳講此章以駕鶩得所依。與君子宜遐福。駕鶩飛則相隨。居則相偶。故曰匹馬。遐福遐字。訓久遠二義。遠是周徧廣濶。自可大意。久是深長。悠永有可久意。兩字要分別。上章宜字。以福祿就我言。福以人為寄。猶云恰好也。此章宜字。以我享福祿言。德以福為配。猶云應該也。君子之享遐福。亦有相維不相舍之意。○註云。戢左翼以相依于內者。棲宿之得所也。舒右翼以防患于外者。恐懼之常存也。作文只單講。戢其左翼句。不可添出舒其右翼句來。蓋左翼之我。自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故以為興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

艾之。

興也。摧莖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也。合參。吾願吾君。不止此也。乘馬在廐。天駟之孔良者也。用之欲盡其材。食之必盡其量。不惟摧之而又秣之矣。况吾君子。今日民恬而物

裕。其營衛調矣。葆性而含和。其精神暢矣。將自此而于萬斯年。惟辟玉食。以享天下之奉。而福祿之保養者。與天地同其悠久矣。柳講。乘馬乃人之所養。君子亦天之所養。故以為興。斬芻曰摧。飼粟曰秣。艾者。受萬方之貢獻。享天下之奉養。所謂富有四海。玉食萬方也。是也。

乘馬在廐。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綏。

土果之。

興也。綏安也。

合參。乘馬在廐。天閑之上。襄者也。策之欲盡其道。養之必備其物。不惟秣之。而又摧之矣。况吾君子。今日刑清而政舉。思慮不搖矣。爾游而爾休。志氣如神矣。將自此而于萬斯年。垂拱無為。以享天下之樂。而福祿之綏安者。與元化相終始矣。是則祝君福于無窮。寓忠愛于

罔極。臣子之情
庶幾盡于此矣。

折講乘馬乃人之所安者。君子亦天之所安。故以為興。綏者不止貴
為天子。須說到治安上。言安全保定。坐享萬邦之朝宗。所謂無為而
治。泰已南面是也。○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
也。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尊榮之福。為之培植保定也。令艾綏兩字

只當作一
宜字看

鴛鴦四章章四句

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勅。此以臣祝君。惟反覆頌禱。
不敢擬議其德。及覆而不已者。愛之深。不敢擬議其德。以為報
稱者。敬之至。○小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之於萬物。有道自
奉養有節也。嚴云。文王之時。入澤設罝。皆有時。殺胎覆巢。皆有
禁。合闔掩群。皆所不為。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待其
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張羅以待之。待其自

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福祿也。鄭云。
戢其左翼。明王之時。物不驚駭。又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係于
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以粟。愛國用也。奉養之節
如此。宜其久於福祿也。劉云。所乘之馬。節儉如此。他可知矣。

頍弁章

傳頍弁燕親戚也

序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安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三章。總是篤親觀之意。宜以喜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
言無幾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意。文體雖三平。而意相足。首二
章言兄弟。則甥舅可知。故註云。以比兄弟親戚。纏絲依附之意。末章
言及時相樂之意。則并甥舅言之。可見意寔相足也。但行文前二章

獨言兄弟川君子宜主兄弟言末章兼言甥舅則君子宜兼兄弟甥舅言○大子之親散處藩封不難于富之貴之而難于見之故親親之意以見為重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

有頍音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音蔦音與女蘿音施音于松柏叶通

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懌

莫反灼叶弋反

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

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絲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合參此燕兄弟親戚之詩若謂國家以懿親為重王室以展親為先而所以洽其情者燕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几筵一開冠裳俱集彼頍然戴弁而來者寔維伊何乎况爾酒既旨爾殽既嘉所以與燕者豈伊異人乎乃一本同氣之兄弟匪他也獻酬交錯之際藹然天性之親豈他人之所可同哉今夫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固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蓋如此矣我兄弟相親之情不猶是耶惟其情之相親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而無定其念之也深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洽情于樽俎之間而我心之奕奕者庶幾為之悅懌矣今日之燕其容以不設哉

拊講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惟至親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有頍者弁本言與燕者其弁頍然耳賦體也而寔維伊何與豈伊異人二句詞氣自相呼應則興矣蔦蘿與松柏均為地產而有相附之勢亦有兄弟與已均為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為比兄

弟親戚纏綿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全在此上見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註憂心無所薄薄猶附也悅澤者得叙天倫之樂旨酒嘉穀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看○揚伯祥曰匪他一語大有感慨言非踈遠無瓜葛者也而酒穀之設所燕惟兄弟正見禮意殷勤而女蘿二句又比兄弟之親原不比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者匪他耳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之叶陵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 未見君子

憂心忉忉音柄叶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忉忉憂盛滿也臧善也

合參且燕之設也凡與燕之人皆頍然戴弁于一堂之上寔維何期乎况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所以成燕者豈伊異人哉寔乃兄弟之具來也登筵依几之間翕然天倫之會寧有一人之相遠哉彼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則纏綿依附固結而不可解矣我兄弟相須之義定於天而不可離不猶是耶惟其義之相須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忉忉其盛滿思之也至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歡慶于嘉美之會而庶幾其有臧矣

析講上章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此章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忉忉盛滿不寬舒意臧對忉忉看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臧此憂之所以盛滿歡然聚天倫之樂則臧矣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上聲 雪先集維霰音 死喪去聲 無日無

幾已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意也。
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此與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內而同姓之兄弟。外而異姓之甥舅。皆情親而義重者矣。然則今日可不及時以樂哉。彼天將雨雪。則霰先集。霰集者雪之候也。然則人之老至而為將死之徵。不猶是乎。今兄弟甥舅。雖會于一堂。但死喪之期已迫。相見能幾何哉。以無窮之情。限之以無幾之日。故但當樂酒今夕。以盡燕樂之歡。而篤親親之意。斯可矣。否則逝者其耄。雖欲相樂。其可得乎。夫知至親之當篤。則時無不舉之燕。又知為樂之當及時。則燕無不盡之情。古人親親之厚也。有如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惟至親下喻時之難得。而著情之當盡也。如彼二句。是以天道喻人生。即光陰幾何。駒隙易邁之意。大戴禮陰氣勝。疑為霜雪。陽氣勝散為雨露。此只就霰集為將雪之候。講而註中老至二句。補在繳中方是比體。死喪二句。是為危苦以相感動。見今日之燕不容已。孟德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曠當以慨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即此意。今夕二句。緊承上說。今夕對後死喪之日而言。與今我不樂。逝者其亡同意。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為我盡。今夕之歡而已矣。蓋人生在世。光陰幾何。今夕得遇于此。他日不知又在何處。見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燕飲以盡懼也。或泥一惟字。見自宴而外。凡生前之可憂。死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馬耳。此非本旨。按昆湖曰。維兄弟甥舅之燕。見無他人與之意。此說亦可參。○齊朱孩曰。情擬松蘿。時惟雪霰。二三兄弟。不覺盡醉。相顧悽然。說到一日無常。藪藪下數行矣。亦樂極之悲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序曰。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無由施其忠告。因以王不宴樂同姓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直欲王宴樂之也。又曰。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樂酒今日。謂未保明日之存亡也。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為。維須飲酒耳。其詞甚迫矣。

○車牽章

傳車牽樂新昏也

序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

作是詩也

全直此詩作于得見之時。首章言未至而望之切。二三四章是既至而樂之深。末章又舉其始終言之。重在德上。○陸羽明云。通詩為燕樂新婚而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只德音來教一句。括盡通章

音之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音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

括雖無好友叶羽式燕且喜已反

賦也。間關設牽聲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婚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婚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合參此燕樂其新婚之詩。若謂事莫重于大婚禮。尤貴于正始。我也。間關然設此車牽者。果何往哉。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

迎之也。斯時也。匪飢也。匪渴也。特望其德音之來括。故切于思。而心如飢渴耳。今若得以見之。則雖無好友以合懽。而心之欣慰。殆有甚于見好友者。亦當式燕且喜。以肅其和樂之情也。

辨講。此章上四句。是往迎而望之。切下是預道其既見之喜。要見追叙意。思變思字重看。匪飢句。正見思之切處。德音如成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宜意。雖無好友。只借來形容。蓋人情同好友。以燕飲。則極其懽樂。故設言。雖無好友。亦當宴樂也。此二句。亦兼上飢渴之望。而預擬之如此。不可作既見說。

依彼平林有集維鷖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反式

燕且譽好去聲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鷖。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鷖。辰彼碩女。則以

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合參。夫未見而思之切如此。及今既見其喜為何如耶。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鷖。物且得其所歸矣。况彼及時之碩女。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蓋有出于常配之外矣。是以設燕以成其享。且稱譽以揚其休。而中心好慕。相為終始。無有厭斁也。蓋得賢內助。自不容不如是耳。辨講。此章上四句。與既至慰已之望。下表已好樂之情也。鷖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故以為興。辰字即婚姻以時之謂。碩字亦從德上見之。蓋女以德為大也。令德來教。與德音來括相應。蓋上聞其有是德。此則見其寔有是德矣。來教一說。來相助我內治也。不是言語。然既曰來教。終有誨之之益。如鷖鳴勸戒。皆是燕譽悅慕。皆本令德來教來。式燕是燕飲儀及乎物者也。譽是稱導其有令德。情見乎詞者也。好爾好其德也。若好色則有時色衰而斁矣。無射不必說到後日去。此詩不過以成昏為終耳。○方山解譽字為樂。蓋從韓奕之訓。微弦挂山依。此說恐未穩。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合參夫我之樂汝如此。汝可不樂吾之樂乎。彼酒而旨焉。燕之樂也。今雖無旨酒尚其式飲庶幾而盡情于飲以相樂焉。殽而嘉焉。燕之樂也。今雖無嘉殽尚其式食庶幾而盡情于食以相樂焉。以德配德燕之樂也。今雖無美德以配汝尚其式歌且舞而盡情于歌舞以相樂焉。是固吾之深望于汝者而汝可無以副吾望耶。

析講此章總是言已無可樂而真其盡情以相樂也。雖無字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其情苟足以相樂則有不在乎物與德之有無者矣。式飲是合粢而飲也。式食是同牢而食也。方切新婚意雖無德與女以健順相承說。式歌且舞有心和聲和容和意。○或云燕以

成禮以情而不以物。故今日惟望其豐儉之不計也。妻以配己助德而不較德。故今日惟望其賢愚之相忘也。可無以樂吾之樂耶。此數語覺婉而切。

陟彼高岡析

音錫

其柞

音昨

薪

音葉

析其柞薪其葉湑

上聲

兮鮮我覯爾我心寫

叶想羽反

兮

興也。陟宜柞樂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合參夫燕樂之情既通則吾心自有不期而釋然者。彼高岡之上薪可析也。陟彼高岡析其柞木以為薪則見其葉湑然而盛矣。此令德之女世所鮮也。鮮覯者而我得覯之。與之飲食歌舞而燕樂無期則此心輸寫而無留恨矣。寧復如向之飢渴哉。

析講此章興已之于新婚見其人而慰其心也。析薪而其葉湑然覯爾而我心洒然。總是所得副其求故以為興。鮮我覯爾謂碩女之

言正備
德世不常有。猶言難得見爾也。此句要點德字出。即上文德音來括。令德來教之謂也。心寫即上燕樂燕射。飲食歌舞等意。而心如飢渴者此寫矣。麟士云。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與二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另一體也。

高山仰

叶五剛反

止景行行

叶戶郎反

止四牡駢駢

音霏

六轡如

琴鞞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馬日有萃。孳斃而後已。

合參據今得見之喜。追昔未見之懷。其始終不有可言者乎。高山鬼而峙。人所具瞻。則可仰矣。大道坦而蕩。人所共由。則可行矣。况今親迎之車。以駕車則四馬駢駢。而服習六轡如琴。而調良備此于間。關之設。迎彼新昏所鮮。鞞之人。德音來括。果遂吾飢渴之思。令德來教。果係吾無射之好。一飲食歌舞之間。真足以慰吾心矣。是則始之求者。求以德也。終之樂者。樂以德也。庶幾睢鳩之遺响乎。

析講此章總上四章之意。上二句興。下四句興。意全在可以字上。高山景行。興新昏有令德。仰止行止。興慰我心。註引表記甚有意。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能覲。心必有所不能慰。蓋自叙其意中之事耳。四牡二句。是往迎之初。即首章事。觀爾二句。是成禮之後。即次章以下事。故曰舉其始終而言。據註文義畧無斷處。宜一直說下。而始終意總見可也。觀爾新昏。要見令德來教意。以慰我心。要見釋飢渴之望。遂宴樂之情意。○高山句。寓有令德可瞻仰意。景行句。寓有令德可率循意。○一說。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與曷不肅雝和。寫雝雝頗相似。是即于車馬之間。徵其德也。存之。○馮古人曰。此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有馬服御良。可望來括不勝欣慰之意。○麟士曰。此章以二句興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馬服言四牡駢駢。御良言六轡如琴。炤高山景

行亦是以兩項與兩項須有分曉○上玉曰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
註說詩然耳每見常講于過接處云且舉其始終而言之大非詩人
語氣會意可也六帖一直下好○景行言大路也表記蓋斷章取義
唐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虛字後
世遂有景慕之說○附錄豐城朱氏曰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
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
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
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
都也是即所謂半途而廢也豈不惜哉

車牽五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輪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為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証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

隸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歟

○青蠅章

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全直通詩總是戒王之詞以無信讒言句為主首章喻讒言而戒以勿聽下兩興讒言之為害以見其不當聽也要其終極于亂國見信之倘大而使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蓋讒之始必構于二人而漸及于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焉○一說云首章比讒言之惑人聽因戒王之勿聽也二章乃推言其所以勿聽者以其亂國也三章又反言其所以亂國者起于讒譖之微也由大說到微者蓋欲王謹之于微正所以教其勿聽之端也○安成劉氏曰首章以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

言。故知屬興。此比與相
似而不同者。凱風亦然。

營營青蠅止于樊

音煩叶
分乾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此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
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上以勿聽也。
合參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作此詩。若謂天下未嘗無讒言也。所貴
乎人君者。有以止之耳。彼青蠅之為物也。能變白黑。而其飛也。則營
營然以止乎樊。即其往來之飛聲。誠有以亂人之聽者矣。然則讒言
之反覆惑人。不猶是乎。豈弟君子尚開公聽之明。審是非之辨。一聞
讒言。嚴而絕之可也。
豈可聽而信之哉。

析講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樊。
欲外之令遠物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盤盂之
上矣。言不可不慎也。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益其
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麟士曰。營營既主飛聲。則雖

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比意正以認清一路為宜耳。往來
或言麾去復來。却無得止。樊鄭孔自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音讒人
在青蠅外。此章讒人在青蠅內。有炤應與無炤應。與比之別也。且此
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戒王而稱
豈弟君子。與以入之。善為詞也。豈弟二字有意。蓋慈祥樂易之心。止
可茹納善類。而不可優容奸邪。若以豈弟之心。對付讒人。豈不為其
所惑乎。無信讒言者。見當審察。不可輕信。如聞
譽言。不遽以為是。聞毀言。不遽以為非是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叶越
逼反

興也。棘所以為
藩也。極猶已也。

合參相彼青蠅。則營營然而止于棘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奸。
以交亂四國矣。夫讒人罔極。而四國為之交亂。是固甚可畏也。安可
以為
信哉。

析講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難驅讒人而恣其欲則亂難弭故又以為興麟士曰疏義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反意為餌然如此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正興讒人罔極止于棘正與交亂四國也下章同罔極以心之艱險及側言亂四國者肆其譽言則鼓天下之人而是之肆其毀言則鼓天下之人而非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音姤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己與聽者為二人

合參相彼青蠅則營營然而止于榛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奸以構我二人矣夫讒人罔極而二人為之構亂是固甚可畏也又安可以為信哉王宜知所慎矣

析講榛所以為藩構即構煽之構二人指君與我也構二人者本無喜也強譽之使喜本無怒也強毀之使怒也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

于亂四國其始先于構二人聽者察于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于罔極也始則毀已于上以攜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是亂之發端終則昌言于國以紊其是非之寔而使之大亂是讒之流害

青蠅三章章四句

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註惡即矢也按唐元貞倚宦官知制誥武儒衡厭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一坐失色

○賓之初筵章

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

經正解卷二十一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全首通詩五章。總以飲食悔過為主。前二章皆為下章張本。以起悔過意。二章分。上是言射祭而飲之善。以發自傲之端。下是詳凡飲之失。而致自傲之寔。細分之。首章是言因射而飲之善。二章是言因祭而飲之善。三章是言凡飲酒者常如乎治。而卒乎亂。四章又極言醉者之狀。末章是因其飲酒不善。而深致其戒也。只無俾太怠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皆善者。無怠故也。不知其秩不知其郵。太怠故也。兩知字極緊。設監史立罰。無非傲其太怠之意。以自悔也。曰善曰不善。皆指他人以自傲。當時亦非寔有此事也。○或泥朱註。首章有初筵字。二章有始時字。遂以首二章為射祭之飲。常始乎善。為說殊不知射至祈爵時。祭至獻尸時。俱將畢矣。原無始終之分。若章末補云。始時之善。如此惜乎。其終不善。則失詩人之旨矣。恐欠通。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音皆叶鐘鼓既設。叶書舉醕。音逸逸大侯。

既抗。叶居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

叶丁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醕。舉所奠之醕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網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群臣為三。

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馱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解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于設鐘鼓。舉疇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合參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若謂酒以嘉天下之會而洽其情也者。何不善飲者。卒不免于有過焉。其亦未知所戒乎。以因射而飲者言之。當射禮未行。賓之初即席也。列于筵之左右者。皆秩秩有序焉。籩豆以盛穀核。則楚然而列矣。穀核以實籩豆。則旅然而陳矣。酒以成禮。則調美而和旨矣。但見賓之飲乎酒者。皆肅敬而齊一。何引階也。賓既肅然。主亦惕若。此一飲也。其在鐘鼓未設之先。而弓矢未張之始乎。是其飲于未射之先者。固如此其肅矣。迨夫將射也。鐘鼓之宿設于堂上者。則遷設于下。以辟射位焉。疇爵之奠于席者。則舉之以行旅。酬之禮逸逸。然往來之有序焉。無失次。并無錯舉也。將射而飲。又如此者。由是大侯既抗。而係左下之綱。弓矢斯張。而有引

滿之勢。斯時也。三耦衆耦之既同。乃揖讓升堂。以獻爾發矢之功。各心競云。我將發必中的。以祈爾飲。豐上之解也。以此為心。則所以正其內志。直其外體者。自無一之不慎矣。方射而飲。復如此者。是則未射之先。有孔階之慶。將射之時。有逸豫之儀。方射之時。又有競勸之心。射飲如此。而何有于不善哉。

抑講此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以下。是方射時事。而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階。是未射之飲。舉酬逸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疊疊依朱註說。下為得。飲射不必分先後。或泥註。因射而飲。謂不可作飲在射前。不知因射而飲者。特以其飲為射設。而重在射耳。未射時。先行燕。所以安賓也。賓即行射之人。凡司馬司正之屬。三耦衆耦。皆是地上鋪陳曰筵。筵上所籍曰席。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秩秩者。左右坐次之有序也。凡穀寔于豆。核加于籩。有楚者。別其器也。維旅者。陳其物也。孔階言齊一不亂。重在肅敬如一上。是不喪德。不喪儀意。古禮將射于學宮。先一宿。各縣鐘鼓于堂上。是謂宿設。及將射。

樂正乃命工遷樂于堂下東階傍以避射位此句只重設不重遷舉
酬者是射時主人有舉疇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酬爵
而獻賓賓受之奠于席前不舉至旅酬時主人乃舉此酬爵以飲賓
往來交錯逸逸有次序也大侯既抗司馬命張侯始焉掩束今則子
弟脫束繫其左下之綱也此其耦者各選取其才之相近而自為耦
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眾耦比
耦釋既同句與車攻差異彼以人眾齊集此以藝能相近言獻爾
發功者奏夫舍矢之績在堂上射也拾發者拾更也與其耦更迭而
發矢也末二句是射者之心自期如此不惟勝者以此自期而不勝
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乎此也可見其醒然自持不流沈湎處不可作
自伐之言曰祈爾爵意只重在爵人上然射以尊飲而各以爵人為
期其不崇飲處可見此章總見凡飲酒者能如射飲之善則無過
矣○揖錄按疏表以為大射通釋以為燕射竊意此章
之旨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某射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烝衍音烈烈祖以洽百禮百

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音耽叶其湛

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賓載手仇音拘叶室人入又

叶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音

賦也。龠舞文舞也。烝進衍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釀。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者。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姑康。主此亦謂姑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合祭又以因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也。則籥舞以動其容。而或坐或伏。有以昭羽儀之美。笙鼓以間其歌。而立節立動。有以宣革竹之音。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而堂上堂下之奏無不和也。殷薦咸通。假于有廟。而立德立功之祖。無不樂也。樂何如其明耶。祭必有禮也。則以

是樂之和而洽于禮之至。誠敬以存于心。而致愛致慤。百順為之咸備。竭力以從其事。而盡志盡物。內外為之交修。百禮既至。但見動容周旋。矻然其大。而顯若之觀可仰也。儀文曲折。林然其盛。而紛若之吉可度也。禮何如其備耶。禮樂明備。則神明感格。而純嘏于是乎錫矣。斯時也。親而與祭。有子焉。有孫焉。懽悅以事其先。湛然而極其樂也。于是洗爵以獻尸。尸酢而卒。酌和敬存于中。禮節閑于外。舉奠卒爵而交錯。以徧得以呈其將事之能矣。以是而飲。豈崇飲者乎。踈而助祭。有賓客焉。有室人焉。賓以手挹酒以獻尸。室人復酌而加爵也。于是酌彼康體之爵。尸飲乎三。賓飲乎一。禮各有所司。誠則無不盡于以行。夫時祭之禮矣。以是而酌。豈酒酒者乎。是則子孫之因祭而飲也。盡其獻尸之禮而已。賓客之因祭而飲也。亦盡其獻尸之禮而已。祭飲如此。亦何有于不善也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是事神而禮樂之盛。下是獻尸而禮節之周也。上段但言奉祭事。至下面方言祭飲。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事。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事。獻尸就有飲。飲乃尸酢之爵也。故曰因祭而飲。非如劉氏謂飲在祭後也。或謂一祭中亦有三次飲酒。錫爾純嘏以上

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三次獻尸。俱有酌酢之爵。卽是祭飲。籥舞三句。是樂洽百禮三句。是禮籥舞秉籥而舞也。籥舞在庭。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故曰樂既和奏。以洽百禮。承上來蓋以樂之聲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序。故曰洽百禮。說得廣兼禮文禮物。說如裸將妥侑迎神送尸禮文也。牲牢醴醢。鼈玉帛禮物也。壬是合言百禮而概觀之。見其大也。林是析言百禮而詳觀之。見其盛也。此正足既至意。非有兩層也。錫爾純嘏。總承禮樂來。足以致神明之感格也。各奏爾能。言子孫各酌獻尸。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遂卒其爵。各申其敬。以昭其能也。賓載手仇。二句不平。言賓手挹酒。將以進之于尸。而賓之室人。復為之加滿其爵耳。此特為賓加爵。非室人自獻之也。註佐食。賓佐尸食者也。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名曰佐食。酌彼康爵。註安體。乃安賓之體。謂酌彼康體之爵也。蓋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賓之飲。自尸錫來。所以能安其體也。此二句宜緊連上說。此章見允飲酒者。能如祭飲之喜。則無過矣。○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

詩

經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齋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或謂賓與室人。皆是佐主人。以奉祭者。故當三獻禮成之後。各行獻尸之禮。是多此獻尸之禮。故謂加辭此以賓客室人。通作獻尸說。做弦依此。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曰既

醉止。威儀幡幡。叶分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怵怵。音弼是曰既醉。不知

其秩

賦也。及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音數也。僂僂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怵怵媢媢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合衆夫射祭之飲。固無不善矣。使凡飲酒者。皆以是為法焉。則亦何過之有哉。何飲者之不能皆然耶。彼賓之初筵也。禮讓相先。温温其

恭。咸以敬慎而自持矣。方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而顧禮。一恭之所形也。曰既醉止。則威儀幡幡而舉動之輕數。舍其坐遷而屢舞之仙。仙視向之及反者。安在耶。方未醉也。威儀抑抑而慎密。一恭之所主也。曰既醉止。則言失其正。一皆媢媢之言。動失其正。一皆媢媢之態。視向之抑抑者。安在耶。無他。蓋飲之常禮。人所當守。至于既醉。則為酒所困。而于禮之常秩。皆昏然而不知。是以幡幡怵怵之如是也。不然胡為始終之相悖耶。

析講此章末二句分。上是詳飲酒者始治而終亂。下是申其所以亂也。觀註中一凡字。則不承射祭言矣。凡歲時聚會燕飲。皆是泛言可也。始治意輕重卒亂。上首二句提起。温温其恭。不可作和敬平看。只是個禮義卒度笑語。卒獲意。其未醉止六句。與下其未醉止四句。平看反反而顧禮者。周旋猶欲其中規折旋。猶欲其中矩也。到得幡幡雖欲顧禮而不可得矣。抑抑而慎密者。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也。到得怵怵。雖欲慎密而不可得矣。幡幡數句。要打轉反反意。怵怵句。要打轉抑抑意。末二句。總上兩段說。亦要打轉幡幡怵怵二意。而

言其不知反反抑抑乃禮法之常故如此亂也。此章總見凡飲酒者始治終亂不能如射祭而飲者之善也。○禮祭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賓既醉止載號音豪載音鏡亂我籩豆屢舞飲音欺傲是

曰既醉不知其郵音于側弁之俄屢舞僬僬音姿既醉

而出並受其福音力及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歎謹也。傲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我傾貌。僬僬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合參且以醉者之狀而極言之。賓既醉止則載號載音欺言語肆矣。亂我籩豆屢舞傲傲容止亂矣。此無他蓋既醉之後則為酒所迷故不自知其有過而至此耳。弁戴于首俄然而傾側其舞也僬僬而不已。醉者之狀如其亂甚矣。夫人飲酒以醉為節若段醉而不出不致荒亂則可以見其溫克之美而賓為嘉賓亦可以彰是燕之美而主為賢主矣。寧不並受其福乎。若醉而不出流至于此是自害其德也。而主亦不見休矣。且飲酒之所以為美而不至見非于人者正以其溫恭自持即終事之後猶夫即席之初而有令儀也。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何以

抑講此章上八句極言醉者之狀。下則示以儀之當謹也。此比上章之失抑又甚矣。故註曰極言醉者之狀。載號句對亂我二句看上是口容之不謹下是身容之不正。不知其郵是心志迷于中。容止馳于外。不自知其為口過為身過也。側弁二句又甚言之。只帶說過不必對載號三句看既醉而下皆誨之之詞。並受其福言賓主俱有美譽即是福也。此受福與他處不同。但却重在賓上。因賓之賢以見主之

賢也。是謂伐德則無美譽矣。伐德就喪儀言。荆川謂此章以儀為主。不可以德相對。惟喪儀故伐德耳。註今若此。總上號馭八句之意。非單補醉而不出二句言也。晏子辭景公曰。詩云則弁之俄。言夫德也。屢舞僇僇。言失容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賓之罪也。臣已卜其晝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匪言勿

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音古三爵不識叶音

矧敢多又叶夷益夷鼓二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

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合參夫飲酒喪儀如此可不深以為戒乎蓋凡此飲酒之人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固不可不為之旌別也于既立之監以察其愆又佐之史以書其失所以防之者亦嚴矣但彼醉者所為之不善監得而察之史得而書之彼固昏于醉而不自知也而不醉者見監史之糾反為之羞愧焉然監史之立亦以彰其失而已于醉者未必知所傲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其敬慎修省勿至于太怠乎告之若曰威儀之失自妄語始耳必於既醉之後凡有言也必謀之心而所不當言者勿言也凡有語也必協諸道而所不當從者勿語也苟或醉而妄言則監將糾之史將書之將罰汝使出童殺雖必無之物亦將責汝以必出之矣汝得無恐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至也汝飲至三爵已昏

然無所識矣。况敢又多飲乎。苟又多飲。則監史之糾。童殺之罰。必不免矣。是豈可以不戒哉。夫武公始言射祭飲酒之善。以發自傲之端。終言在人。凡飲之失。以致自傲之實。其悔悟深切如此。其亦果于自修矣。沒稱睿聖。不亦宜乎。

抑講此章。總是防醉者之過。而陳教戒之詞也。反耻以上。因飲致察。而醉者為可取。式勿從。謂至童殺。是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是丁寧以戒之也。此二段。皆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耻說下。監屬察。史屬書。監以正其禮。史以書其過。恐群飲之儀。一官不能盡察。故又設史以佐監也。此古來有此官。以防酒失。非武公始設也。太急就心上說。匪言以下。正欲其無太急也。急生于心。必形于口。故欲其勿言。勿語。二勿字。乃禁止意。俾出童殺。見得人而既醉。則雖監史不畏。凡禮儀之言。皆不能入。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蓋所以處醉者耳。矧敢多。又見得苟又多飲。必至妄言妄語。而太急。則監史將爾書。而童殺之罰。必不免矣。須如此說。方見丁寧意出。東萊呂氏曰。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註所謂立司正以察儀法者也。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

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鄭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今以經文合註疏。其非武公自悔明矣。即以抑詩參之。抑稱爾。稱小子。猶有自警之意。此言古射禮。而及淫湎。又皆指賓其為刺時無疑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及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勿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殺之

言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
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
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殷俗
沈湎而武王封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真
能率由祖宗之訓者歟。○安成劉氏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
父母慶。克蓋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及開飲酒之端者。亦
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
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
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
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于武王康叔之家法
歟。

○魚藻章

傳魚藻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所。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全旨通詩三平看無淺深。總是言其居建極之地。而享至治之休也。
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重在鎬二字。見居重馭輕。誠足以為萬邦
之方。宅中圖大。足以為四海之極。飲酒之樂。那居
之慶。皆原于此。詞雖褒美。而保泰之機在其中。

魚在在藻有頌

音

其首王在在鎬

音

豈樂飲酒

與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
子之詩也。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在乎鎬

京也。則豈
樂飲酒矣。

合參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若謂吾王勵精圖治。固先
天下之憂而憂。而端拱無為。亦後天下之樂。而樂彼魚何在。在乎

藻也。則有頌其首矣。惟其情之適。故其體之舒也。况王何在乎。在乎錦京也。居上游以制六合。誠宅中圖大之勢也。是以坐享豐亨。明良胥慶。惟豈樂飲酒而已。寧非太平之盛事乎。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叶去幾反

興也莘長也

訓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而咸若自得矣。况吾王之在鎬也。握要樞以宰萬方。誠居重馭輕之勢也。是以坐享治安。君臣相悅。惟飲酒樂豈而已。寧非雍熙之盛際乎。

析講以上二章以物之得所止而遂其性。與王寓所都而適其情也。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蘋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魚適其性。故大業不偏安。故樂豈樂飲酒一串說。猶云。惟喜以飲酒也。須說出君臣同游天下。

一統太平無事。樂以天下氣象。協心淳化。有鹿鳴四牡之風。否則荒淫之庸主。後世豐亨豫大之說。佞諛小人道君者耳。豈忠臣愛君之道乎。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合黍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而咸若自得矣。况吾王之在鎬也。居重御輕。端拱而受四方之玉帛。宅中圖大。垂裳而享九域之共球。豈不有那其居乎。由是以成燕飲之禮。以舒樂豈之情。孰非那居之餘慶哉。是飲酒之樂。固遂一時之適。而那居之慶。復席萬世之安。帝王全盛之體。乃如此。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析講此章以魚得所依。與王安所處也。萍與藻非二處。只見其得所意。說約謂藻在內。蒲在外。內依外藉。得所甚矣。那居須廣說。言其恭

已無為安享大平之盛也。此句雖有飲酒意在內。但非專以飲酒為安處也。蓋諸侯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此雖褒美之詞。而危明保泰之模。已存乎其中。見得居之那。有所以那之者。憂勤宵旰。有在于那之先者矣。章末要補出與燕之臣幸有以躬逢其盛而同與其休

魚藻二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東遷周室。徒然如綫之脉。三分漢鼎。空效盡瘁之勞。晉之東徙。宋之南遷。竟難成乎恢復之策。皆偏安之勢使然也。故王者大一統。王業不偏安。詩人在鎬之頌詞。雖淡而意亦至矣。歌頌數語。寔保治之訂謨。帝王守成業。享盛治者。宜三復于斯。○蘇子田曰。此詩言魚何在。在藻耳。或頌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為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為得所。猶之幽王何在。

在鎬耳。或豈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為至樂也。然徒在鎬飲酒。湛于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為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于此亦曰。萬物適其性。以鎬為武王所都。故于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

○采菽章

傳采菽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全道通詩首章諸侯來朝而錫予之。下皆言其來朝之盡道。而見錫予之宜也。以彼交匪紆句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正為諸侯上

詩

經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錫予欲從厚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細分之。一章槩言諸侯來朝而有錫予。二章本其始來之時而喜其至。三章言其入覲能敬而獲福。四章言其獲福之宜然。五章言其獲福之必然。自二章以下。皆是終首章之意。而未二章宜字必字。又皆承匪紆來。○篇內屢言天子非天子自言也。乃歌者言之耳。

采菽采芣筐音之筥音之君子來朝音何錫予音與之

雖無予之路車乘音馬音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音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侯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芣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

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豈猶以為薄也。

合參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若謂朝覲之禮。在臣職固所當修。而錫予之恩。在君道亦所當盡。今日君臣之相與。何如哉。彼采菽采芣。則必以筐筥盛之。有常器矣。此君子之來朝也。將何以錫予之。而盡禮下之典乎。是必有以錫予之者矣。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之錫。而親踈之殊。其等焉。外此。又何以予之。然已有玄衮及黼之錫。而大小之異。其章焉。夫車馬衣服之錫。乃先王懷諸侯之常典。曾足以盡吾情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諸侯來朝有所錫。下有歉于所錫之未厚也。盛物必有器。以興待臣。必有禮興意。四句止。君子兼同姓異姓來朝。是三年五年覲君之禮。何錫予之。不可看作疑問之詞。當依註必有說。註猶以為薄意。要挑得明白。金路以賜同姓。而樊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而樊纓七就。就成也。以一結為一成也。此二語本周禮合路車乘馬之制。皆在蓋樊纓馬膺之飾。乘馬雖同。而膺飾之九就七就。則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一
異也。又何予之。不可與雖無與之句對。言車馬之外。又何以予也。玄衮以賜上公。及黼則公侯。伯子男同。有此詩錫諸侯。自子男止。耳。朱註舉周制之全而言。不可入卿大夫字。註中已有字。作予之于來朝之日。言玩雖無口氣。若侈然自以為厚。而註云猶以為薄者。見不過賜諸侯之常禮。非所稱殊恩異數也。故言今雖無以予之。亦既有以錫之。而寔不能于車馬服物外更有所加也。其取以為錫予之隆乎哉。○玄衮畫以袞龍。惟上公有之。玄衣則通乎大夫皆有之。黼黻則子男孤卿皆有之。黻裳則大夫而已。鷩雉也。毛罽也。織毛為之。絺繡也。言玄衮及黼。則鷩衣毳衣絺衣。而黻冕皆在其中。已上制度。不必泥第要知如此。○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于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鬻音沸 音檻 反 胡覺 泉叶才 反 言采其芥 音勤 君子來朝言

觀其旂 音祈叶 巨斤反 其旂淠淠 音譬 鸞聲嘒嘒 載駟載馬 君

子所屆 叶居 氣反

興也。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芥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鬻沸檻泉。則言采其芥。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于是也。

合參然君子之來朝也。何如。鬻沸檻泉。有芥生焉。則言采其芥矣。此君子之來朝。所建有旂也。則言觀其旂矣。但見其旂淠淠而飛動。鸞聲嘒嘒而和鳴。其馬則載駟載駟之有度。夫旂鸞駟皆諸侯之朝儀也。雖未挹其人而已。知君子之至于是矣。其喜幸當何如哉。抑講此章上七句。總是叙其來朝之儀。末句則驗其至也。興意亦四句止。旂建于車上。鸞懸于馬口。車行而旂建。馬動而鸞鳴。四馬之中。以兩為駟。一車之駕。以駟為乘。只疊疊說去。亦要見謹飾之意。寓于其中。非徒以儀文之備已也。此處已可想見其匪紆矣。末句總承上

三句而言之。註中知字重看。蓋此時雖未見其人。惟即上三者而知之也。要見有喜其至意。正以見其既至。不容無所予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彼交匪紆音舒叶天子

所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音彌之樂只君子福

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紆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幅。見於天子。恭敬齊邀。不敢紆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合參迨其既至而入覲也。蔽膝有赤芾。則在股矣。纏足有邪幅。幅則在下矣。服此芾幅。以見天子。交際之間。恭敬齊邀。步趨不救。以紆緩也。由是一敬上格于天子。天子深喜其能敬。而車馬元衮。于是乎予矣。夫子之所在。即寵命之所在。寵命之所在。即福祿之所在也。樂

只君子既為天子所予。則寵命之頒。自無所靳。不為天子之所命乎。樂只君子。既為天子所命。則九重之恩。有加無已。不為福祿之所申乎。

柳講此章上三句。是其入覲之敬。下言其得君而獲福也。赤芾二句。輕乃入覲常服。然要見慎重不苟。意諸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芾者。蓋觀君行禮。芾為膝衛。謹拜跪也。言邪幅者。蓋行禮周旋。幅以束脛。利趨踰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匪紆即就威儀上流出。中心敬謹。來恭者。貌之肅敬者。心之畏齊者。整而不亂。邀者。謹而不放也。下文予命福祿。皆此匪紆所致也。天子所予一敬。感動乎君心。而君嘉與也。予字虛看。非首章之錫予也。乃許與之予。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承匪紆看。申者。始終不替之意。斷宜泛說。若專指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為薄。又以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赤芾所以蔽膝。芾者蔽也。行以蔽前。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芾。諸侯赤芾。曰在股者。蓋股在膝之上。膝與股近。赤芾服于腰。

而乘于股正所以蔽膝也。邪幅所以束脛幅即偏束之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在下在股之下也。今之布襪即邪幅遺制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天子之邦叶

反上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臺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辨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合參夫君子以敬而獲福如此然豈出于理之所不宜哉彼維柞之枝蒙茸四布而多發越之觀則其葉宜蓬蓬之盛矣况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宜其龍光上國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宜其寵受王恩祿位隆重而萬福為之攸同矣抑不特君子之能敬也其左右之臣莫不平平然威儀辨治瞻其顏色而莫與爭觀其容貌而不生慢亦從之而至此則左右之敬

莫非匪紆之懿範而其殿邦而聚福也不亦宜哉

辨講此章上六句興諸侯獲福之宜下是表其從行之敬合下章俱要根匪紆之敬來惟柞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枝長而葉茂興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獲福玩註則宜字而為字明是二句興下四句若云直貫末句以柞枝屬君子其葉屬左右者固非若云以柞承天地之澤故能盛枝葉興君子抱才德之全故能鎮王國謂專興殿邦句者亦覺偏而未全麟士曰詩多四句一截則當以二句興二句此從註以二句興四句合下章着體製相對甚整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析與南山有臺章一例柞枝照君子而殿邦同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牆也須體會此解宜字意重見其當然也殿天子之邦昆湖云此當就來朝說諸侯未朝便是殿邦後世諸侯不朝王室便弱邦以王朝言殿取鎮重之義謂有以鎮重乎王朝也方山謂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似未妥萬福攸同就寵受君恩開說不必泥車馬上平平訓辨治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就威儀動靜上見其整齊之意美諸侯并美其諸侯之從行者玩亦是二字明明見得

諸侯為主。左右之敬。本諸侯之敬來。要重在諸侯能率之上。○天子之邦正以諸侯維繫而得安。殿宇有多少作用。在內藩鎮關係國家。如此。方知宋祖杯酒釋兵權之謬。○揚伯祥曰。此章舍其身而言左右。正以決福之宜同。下章舍在朝而言戾止。正以決福之心。雖耳皆點綴之詞。○匪紆白節。節要點出。方不脫針線。

沉沉芳劍揚舟弗音纏離音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福祿音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矣

興也。絛絛也。纏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纏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脆厚戾至也。○沉沉揚舟。則必以絛纏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脆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合參。夫君子固以敬。而宜其受福矣。然亦豈理之所難必哉。彼沉沉之揚舟。則必貫之以索。而不虞其飄泊。係之以綏。而不患其浮沈。而

絛纏以維之矣。况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共靖時通于朝右。忠亦受知于聖明。天子必諒其心而葵之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視履有其旋之吉。天休有滋至之祥。福祿必集于躬。而脆之矣。抑非持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時。其有來雍雍也。初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一優游以至於此矣。是其馳驅之間。莫非匪紆之呈露。而其知遇而脆福也。不有可必者乎。夫入覲盡其道。是臣事君以忠也。錫臣隆其恩。是君待臣以禮也。明良之盛。胥見之矣。
柳講。此章上六句。與獲福之必然。下言其敬之無所勉也。揚舟不定。必纏之。而又維之。君子可樂。必葵之。而又脆之。亦炤註與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重註必字。葵即相孚相炤之意。乃天子度其心在王室。有忠君愛國之誠。非就揣度言。乃知而信之深也。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法度之臣。誠愛社稷。而上皆洞見其忠赤。即飲酒那居之頃。亦想見其憂盛危明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亦自來朝時言。如光武所云。義雖君臣。情猶父子。自足令人感極而立也。若夫問者濶焉。久不聞問。可謂葵之乎。脆即單厚之意。若已錫而復錫者。然

主臣之無間。見度于君。則寵休滋至。而庇附深厚矣。末二句一氣讀。言其敬君之心。出于自然。非畏威懼罪。勉强為之也。此不獨至朝而能敬。當其在道時。已豫其敬矣。此與上章兩亦是字。言君子固是匪紆。即平平左右亦以是心。而相率以從也。交時固是匪紆。自在道時亦以是心而戾也。平平二句。與優哉二句。在第三節君子所屆內。看出這個意思。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爭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歉哉。○逆億之私。天子不可施于臣下。忠愛之懷。臣下亦當求諒于天子。而况處內臣易。處外臣難。內臣勢迫于天子。外不得而遙制之。外臣勢遠于天子。內或從而陰中之。以周室之建侯置藩也。恩自足。固于其民。職自足。專于其國。權之所在。則疑擅德之所在。則疑市。一見疑于天子。而為之臣者。乃不可知矣。從外生者。有飛語流言之謗。從内生者。有青蠅貝錦之讒。忠而被毀。信而獲譖。自古為然。其卒也。朝廷以諸侯為敵國。而天下視近侍為仇讎。腹心耳目手足。相猜相忌。而淪胥以敗。悲夫。然後知采菽之天子。為不可及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邀。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嘆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一終

